

牛庆国 / 著

风吹大地

甘肃村庄史

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描述道：“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，有的像成队的猛犸，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，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，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。那些奇形怪状、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，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——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。”

FENGCHUIDADI
GANSU
CUNZHUANGSHI





牛庆国，20世纪60年代生，甘肃会宁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甘肃日报主任编辑。

主要作品有诗集《热爱的方式》《红旗 红旗 红旗》《字纸》和散文随笔集《乡村词典》等。

第四届“华文青年诗人奖”获得者。

首届甘肃省“德艺双馨”中青年文艺工作者。

《诗刊》“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”。

责任编辑：尚再宗
封面设计：石 璞
版式设计：蔡志文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风吹大地：甘肃村庄史 / 牛庆国著. -- 兰州：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12.1（2012.5 重印）

ISBN 978-7-5468-0243-5

I. ①风… II. ①牛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005858 号

风吹大地：甘肃村庄史

牛庆国 著

责任编辑：尚再宗

封面设计：石 璞

版式设计：蔡志文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：（730030）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：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：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：gy@dhlapub.com

电 话：0931-8773258（编辑部） 0931-8773235（发行部）

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2.5 插页 1 字数 190 千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001~2145

ISBN 978-7-5468-0243-5

定 价：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 录

引言

第一章 大地湾的“湾”

第二章 马家窑的“窑”

第三章 莫高窟里的“农耕图”

第四章 一棵遥远的大槐树

第五章 土堡：山里的句号

第六章 土地庙：关于土地的故事

第七章 梯田：写在山坡上的诗行

第八章 水窖：但是水……

第九章 岔：大地上的一个例子

后记

引 言
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他的《西行漫记》中曾这样描摹黄土高原：“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，有的像成队的猛犸，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，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，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。那些奇形怪状、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，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——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。”在这些奇形怪状的山包间，散落着或大或小的村庄，一代一代的高原人就在这些村庄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有时，我站在一座山包上俯视着山下的村庄，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：到底是谁第一个来到了黄土高原上？这个人是不是就此立住了脚，从此繁衍下来？或者这个人走了，后来的人也走了，但终于有人停下来不走了，他们是因为无路可走了，还是因为黄土高原本来就是一个温暖的怀抱？如果传说中的伏羲氏就是开发西北的先民首领，他带领先民们在这里经历了怎样的生存努力？

传说中的“有巢氏”，是一个神人，他在树上“构木为巢”的那个“巢”，应该是“家”的最早雏形。只是那时的先民们太像麻雀了，“尽拾橡栗，夜栖树上”，但他们又没有麻雀的翅膀，“以避群害”的办法只能是从树上爬上爬下。

“燧人氏”也是一个神人，他不但知道“钻燧取火”，还知道用火“以化腥臊”，当然，他也知道火能使人温暖。我们可以想象第一次吃到熟食的先民



们喜悦的表情,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围着一堆“篝火”,抚摸着被火温暖了的前胸,野性的脸庞怎样在火光的照耀下渐渐变得温柔了起来……

还有一个神人就应该是“包牺氏”了,他“作结绳为网罟,以佃以渔”,同时又“教民以猎”。他是渔民的祖先,也是猎人的祖先,同时也是厨师的祖师爷。他不会和动物和平共处,在他眼里所有的动物都是人类的“粮食”,因为人类在那时也是动物的“粮食”。忽然想起几年前听到的一个笑话,说一个大人给孩子讲他小时候没有粮食吃,饿得皮包骨头时,孩子就问大人:那为什么不吃肉?孩子的话把大人惹笑了,连粮食都没有,哪里还有肉吃?现在想来,这孩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,远古人类哪有粮食吃?野果子不够吃了,就想出来吃肉的办法。“弱肉强食”是人类繁衍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在有巢氏、燧人氏、包牺氏之后,又出现了一位神人,反正远古时代是一个神人辈出的时代,这位神人叫“神农氏”,他尝遍百草,“日遇七十二毒”,终于给人类找到了可以食用的粮食,并发明创制了斧斤耒耜,教导人们种植作物,这才使人类逐渐成了一种以食五谷杂粮为主的动物。种粮食的行为叫农耕,农耕的发展壮大就叫农业。

农业的产生使先民们定居了下来,村庄也由此出现。因为农业和其他行业不同,农业是直接在地面上劳作和收获,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,飘忽不定,而种地的人搬不动土地,也不能让长在地里的庄稼自由走动,他们就像是半身插在土里,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棵庄稼。他们在远古的天空下开垦的第一片处女地,他们在荒芜的冈地上挖出的第一孔窑洞,就是先民们为我们创建的第一份家业。

一个窑洞就是一个家,两个窑洞是邻居,三个窑洞、四个窑洞,或者更多的窑洞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子。按现在的行政区划,好多个村子叫一个行政村,好多个行政村叫一个乡,好多个乡叫一个县,好多个县叫一个省,好多个省就叫一个国家。如果说黄土高原是一个村子,大西北就是一个大村子,中国就是更大的村子了。

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,中国村庄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因为每家每户所耕种的面积小,所谓小农经营,所以聚在一起住,住的地方和种的地又不太远;二是需要水利的地方,他们有合作的需要,在一起

住,合作起来方便;三是为了安全,人多了容易保卫;四是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,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,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,成为相当大的村落。最小的村子只有一户人家,但大的村子从三家村起可以有几千户的大村。

对于村里的生活情形,我曾在一首仿民歌的诗中这样写道:

黄土箍的窑窑 / 黄土盘的炕 / 一辈子守定 / 这冬暖夏凉

炕塄上坐着双亲 / 炕沿下跑着娃 / 吆上那对毛驴驴 / 就把大苦下

汗珠子摔八瓣了 / 天上的雨 你下不下 / 庄稼人憋气了 / 也敢把老天骂

吃饱了肚皮 暖热了心 / 这就叫把福享哩 / 打心眼里盼着的 / 是娃娃一

天天长大

至于悲欢离合 / 那是另一片庄稼 / 这辈子想不通的 / 下辈子再想





第一章

大地湾的『湾』







黄河母亲雕塑

有人说：“要看中国历史，一千年的去北京，三千年的去西安，八千年的去大地湾。”

大地湾离我并不遥远，从兰州出发就三四个小时的车程，比去敦煌还近；但 8000 年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！比一颗星辰还远，或者说它就是从 8000 年前一直照耀到今天的一颗星辰。那黄土高原上最早的一粒黍，还在我们的手上闪着粮食的光芒；那“大房子”中的火塘里，依然有时间的火苗在温暖着我们的想象；那人类最早的水泥地板上，还在“舞蹈”着的人们，他们手中的“火把”至今还没熄灭……

那年秋天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位于甘肃秦安县的大地湾遗址。那天，大地湾高远的天空，起伏的山冈，原始的村落，还有一个驱赶着羊群，用原生态的嗓子歌唱着的年轻后生，让我的内心忽然有了一种苍茫感。那后生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《黄土高坡》：

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/ 大风从坡上刮过，/ 不管是八百年，还是一万年，/



都是我的歌,我的歌。

我家住在黄土高坡,/日头从坡上走过,/照着我的窑洞,晒着我的胳膊,/还有我的牛,跟着我。

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,/祖祖辈辈留下我,/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,/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

那时,坡下的玉米地里,秋风吹来轻轻的和声。鹰的两只翅膀,在高空为那个后生打着节拍。有时一个高音,就在头顶的白云里缠来绕去,像一个人手中挥动着白羊肚手巾;而一个低音,却像这坡上的小草,轻轻地起伏,有时更像一个人激动地颤抖。被羊咽在胃里的音节,和那些就要发黄的小草,往往一起涌上羊的喉咙,羊也就忍不住“咩——”地唱上一声。

在那个后生的歌声里,迎着远古的气息,我走进了这个离现代最远的原始村落。

我首先走进的是一间小房子,准确地说是钻进去的,因为说它是房子实在有些勉强,这实际上是在地穴上面用木柱支起的一个草棚,低矮狭小,我用步子丈量了一下,只有几个平方米。屋内没有用火的地方,门也设计得很小,里面潮湿闷热,和我们现在一般乡下的狗窝差不多,恕我对祖宗的家这样不敬,但真的和狗窝差不多,而且还必须是乡下的,现在城里的狗都住的是楼房,和城里人的待遇完全一样了。当然也可以换个说法,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的瓜棚,秦安一带的人把它叫“庵房”,那是用来看瓜的,怕经过瓜地边的人“顺手牵羊”,那时有些玉米地边上也有这样的棚子,但这些棚子的用处都在夏天和秋天,冬天就只能是放羊娃们用顺手捡来的柴火,烤手取暖的地方。记得有一年,一个外地来的要饭的,大冬天的就冻死在我老家的一个草棚里了,村里人草草埋了他之后,就一把火把那个棚子给烧了。那么,在远古时代,我们的先民是如何躲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的呢?那时候,全球气候还没有变暖,没有暖冬这么一说,想他们中一定有不少人被冻死在大地湾的冬天。你看我忍不住又替古人担忧了。

面对这间小房子,我还得说说窑洞。

据史料记载,窑洞和穴居是最早出现的人类居所,也是当时的主要居住方式。

先民们最初是住在天然洞穴中的,只是后来由于人口增加,天然的洞

穴越来越不够用了,他们这才想到了在背风、阳光充足的地方挖地穴、造窑洞。其实,最初的地穴和窑洞差不多一个样子,区别在于地穴是在平地上往下挖一个地坑,人住到里面去。为了遮挡雨雪就在地穴上面盖上柴草之类的东西,怕柴草被风吹走,就在上面架了椽,抹上泥;再后来,他们就在地穴上立了柱子,盖上了棚子,并慢慢从中悟出了盖房子的道理。而窑洞则多是在靠崖处平挖而成,这种窑洞就叫崖窑。

如果现在要找到人类最早挖的窑洞和地穴恐怕很难了。在我的感觉里,历史上最著名的窑洞有两处,一处是山顶洞人的窑洞,一处是陕北的窑洞。山顶洞的著名是因为在那里出土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,而陕北窑洞的著名则是因为窑洞里住过毛泽东。



汉代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

在延安的窑洞生涯中,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《论持久战》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《论联合政府》。这位毕业于湘潭师范的书生,从不佩枪,却将他的对手打得落荒而逃。他的那些文章,散发着哲学的光芒。他撰写《论联合政府》时是在枣园,那个窑洞的陈设,以现在的眼光看自然十分简陋,但是光线充足,非常安静。也就是说,在日照充分的陕北,毛泽东可以穿着打补丁的衣服,蜗居于窑洞之中,开始他的精神漫游。

我们现在见到的窑洞大多数依山面阳,据说人住在这种窑洞里可以长寿,甚至连鸡鸭住在里面也可以多下蛋。这大概也就是人类进化到了今天,依然有人喜欢住窑洞的原因吧。

窑洞式住宅一般有这样三种:一种是崖窑,在天然的悬崖土壁上开凿横洞,有的在洞内加砌砖或石块,以防止泥土崩塌,或在洞外砌砖墙,保护崖面。规模较大的窑洞式住宅,还在崖外建房屋,组成的院落被称为“靠崖窑院”。另一种在平坦的冈地上,凿掘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面深坑,并沿着坑面开凿窑洞,称为“地坑窑”和“天井窑”。还有一种是在地面上,用砖、石、土



坯等材料建成的一种“拱券式”房屋,称为“箍窑”。

我没有见过挖窑的过程,但从一份资料上看到,挖一孔窑洞的程序是这样的:

首先是挖地基。窑洞的地基是根据你挖的窑洞类型来确定的。如果门前有沟洼,可用架子车把土边挖边推进沟里,这样扔土方便,比较省力。如果要挖地坑院,则主要得靠人力用笼筐一担一担地把土担上来,非常辛苦。过去人们修庄子,只有利用农闲、雨天挖土运土,起早贪黑地干;饭前饭后挤时间,能担一担是一担,肩上的皮脱了一回又一回,手上的茧磨起一层又一层,常常是全家动员,老幼都不得闲。

其次是打窑。打窑就是把窑洞的形状挖出,把土运走。打窑不能操之过急,急了土中水分大,容易坍塌。窑洞打好后,接着就是镢窑,或叫“剔窑”、“铰窑”。从窑顶开始剔出拱形,把窑帮刮光,刮平整,这样打窑就算完成了。等窑洞晾干之后,接着用黄土和镢碎的麦草和泥,用来泥窑。泥窑的泥用干土和才有筋,泥成的平面光滑平顺。湿土和的泥粘性不好。泥窑至少泥两层,粗泥一层,细泥一层,也有泥三层的。日后住久了,窑壁熏黑,可以再泥。

第三步是扎山墙、安门窗。窑泥完之后,再用土坠子扎山墙、安门窗,一般是门上高处安高窗,和门并列安低窗,一门二窗。门内靠窗盘炕,门外靠墙立烟囱,炕靠窗是为了出烟快,有利于窑洞环境,对身体好,妇女在热炕上做针线活光线也好。

经过这几步的挖掘修整,窑洞就基本挖成。这样的窑洞,符合力学原理,顶部压力一分为二,分至两侧,重心稳定,分力平衡,具有极强的稳固性。为了住着放心,也往往在窑洞里用木椽撑架窑顶。经过几辈人,几易其主,修修补补,窑洞仍然可以居住。陇东是天下黄土最深厚的地方,是居民窑洞最多最稠密的地方。据说上至周先祖时期,土窑洞就遍布山原谷地,《诗经》称为“陶复陶穴”。

我见过箍窑的情形,我小的时候村里几乎家家住的是箍窑。箍一孔窑要经过打土坯、夯窑墩、箍窑顶几个步骤。打土坯时先把潮好的土填入模具(老家人叫基圈子),用脚踩实,再用杵子反复夯实,老家人把这个过程编成了顺口溜:“三锹九杵子,二十四脚底子”,一句顺口溜道出了打土坯的艰

辛。备好土坯后开始打窑墩,也就是打窑圈子,这好比是修桥先要打桥墩,夯土筑就的窑墩一般高约1.4米、宽0.7米、长5米左右,构成了箍窑的基本形状。当这些粗活做完后,箍窑进入技术性阶段,此时箍窑师傅架起拱形窑榫子,就着稀泥把土坯一层层地箍成拱形的窑顶,最后抹上一层麦草粗泥,待到晾干后再抹一层细泥。于是一孔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箍窑就形成了。后来,有些条件好的人家,在窑顶上填上土,让窑顶呈双坡面,用麦草泥浆抹光,前后压短椽挑檐,甚至还在上面盖上青瓦,远看像房,近看是窑。

我住过的窑洞在陇中,和陕北、陇东一带的箍窑大同小异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箍的那种窑每年秋后还得上一遍泥,原因是经过一个夏天的雨水冲刷,窑上的土坯就会露在外面,像一架剥去了皮肉的牛骨架立在那里,这样既不安全,也不防冻,因此,在冬天到来之前,就得和了草泥把窑再裹一遍。后来,在窑上放瓦,这才避免了上泥的辛苦,但这瓦没有在我家的窑上瓦蓝几年就被揭下来了,因为那年我的爷爷去世了,我父亲向别人家借了钱,还不起,就把窑上的瓦揭下来顶了债。记得父亲站在窑畔上,把那一排排的瓦,一片片揭下来抱在手上,然后从窑畔上抛下来,下边的人就顺势接住,装在架子车上。那天,父亲的脸青着,抛瓦时咬着牙,仿佛那是在揭他身上的肉,但父亲是个要强的人,他那天什么都没有说。

窑上没了瓦的这年冬天,天气出奇的冷。

父亲这一生打过好几次庄,箍过好多窑。第一次箍窑,是因为我的太爷把我爷爷一家另了出来,我父亲作为我爷爷的长子,且正是当年,就承担了打庄箍窑的事;第二次是因为,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分家,我父亲是哥哥,自然就得自己打庄箍窑;第三次是我家的老庄住着不吉利,请了我的七爷拿着针盘看了看,说必须再找一个地方重新打,父亲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打了一个庄,现在父亲母亲还住在那个庄里,只不过现在是新盖的一院瓦房,连窑的一点痕迹都找不见了。至于爷爷住过的那个庄,后来我的叔叔一家和奶奶住了好多年,奶奶去世多年后,叔叔也去世了,婶子就跟着城里工作的堂弟不在老庄里住了,现在空着,门上常年挂着一只生锈的锁子;而我父亲丢弃的那个旧庄子,后来作为我家的牲口圈,再之后送给叔叔当了羊圈,现在里面只住着些野草了。

说过了窑洞,再看看大地湾的另一间房子,虽说这间房子距今已有



6000 年左右的历史了,但比起刚才看的那间就已经很好了,是属于半地穴式近似于方形的一座房屋遗址。这一时期的房屋由以前的圆形地穴发展成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,四周出现了墙壁,地面也比较平整了。特别是在进门时有了一个大大的地坑,是用来烧火做饭用的,叫灶坑。在灶坑的后面还有一个小洞,叫藏火洞。因为那时候没有火柴,火种必须埋在灰里面藏起来才能保存。其实,祖先们发明的这一藏火法,我小时候还见过,那时候中国人不是都穷吗?中国的农村更穷,为了节约火柴,村里人常常把火种存放在炕洞里的灰中,到做饭的时候,拿了一把干柴,从炕洞里掏出一撮火籽,把火籽包在柴中,吹上几口,干柴就着了,然后塞到灶洞里。假如谁家的炕洞里正好没火了,就拿了干柴到别家的炕洞里去掏。那时,还为了节约灯油,有的人家吃晚饭时不点灯,就把一根木棍戳到灶洞里点燃,举到灶台上看,吃饭是摸黑吃,这碗吃完了,要再盛一碗时,还是拿了木棍照明。火和光明多么珍贵!

现在保留火种已不是件多难的事了,即使奥运会、亚运会的圣火这么重要的火种,也能很好地保留下来。但古人发明保留火种,却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。过去取火,可能是天火,后来才可能是钻木取火,再后来可能是用

石镰、火镰来打火。发现火种可以长期保留,晚上埋在灰里,第二天扒开以后,仍然还在。这一发现比后来人类发现了石油,发现了煤炭,发现了天然气意义还要重大。火,使人类文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

在大地湾遗址中,有一座著名的“大房子”。这座大房子距今 5000 年,由主室和左、右、后三个附室组成,光是主室面积



大地湾遗址复原草房子

就有 128 平方米。这真是一间大房子,在如今的大都市里谁住得上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,那已经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,像我这样的所谓“高级知识分子”,奋斗到快 50 岁的时候,一家四口还住在 40 多平方米的旧砖房里,一



大地湾人

看见大房子真是眼馋,想如果有这么好的大房子,就一定先好好地布置上一间书房,把自己喜欢的书和朋友们送的书都摆到书架上,再不要床头上几本,窗台上一堆地那么糟蹋了。如果条件允许,还可弄张大桌子来,好好地上面写出一大堆的好诗来,兴致上来了,说不定还会弄张宣纸在上面挥毫一番,那就才像个文人了。

但大地湾的这所大房子可不是一般的中产阶级就能居住的,它是一座宫殿,是当时大地湾人开会的地方,也是大地湾的酋长居住的地方。

大地湾遗址从距今约 8000 年到距今 4800 年,一共经历了 3000 多年的岁月。人们的居住条件已从地下、半地下走向了地上,而且房屋格局和性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,从小面积到大面积,从简单到复杂,从灶坑到灶台,从普通民宅发展到了“宫殿式”建筑。

当我走进这座“宫殿”时,就像去拜访一位辈分很高的老祖宗,或者是去接受酋长的召见,除了几分敬畏,还有几分好奇。我弯下身子,摸了摸古人的地板,竟然这么光滑,用手敲敲,和现在的水泥地面没有什么两样。这个经历了 8000 年大自然的洗礼,仍然光滑、平整、坚硬的地面是古人做出来的吗?那时就已经有了水泥吗?